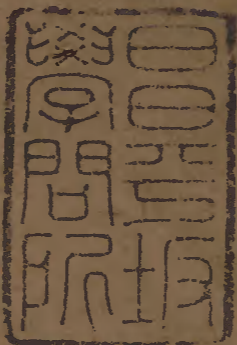


瀛洛關閩書

周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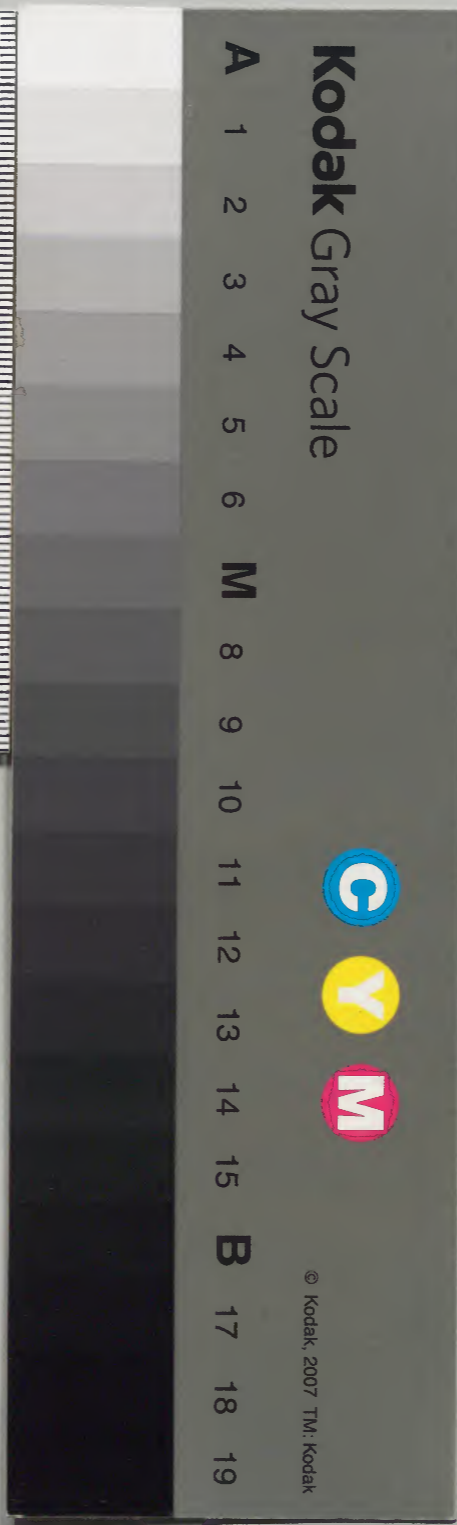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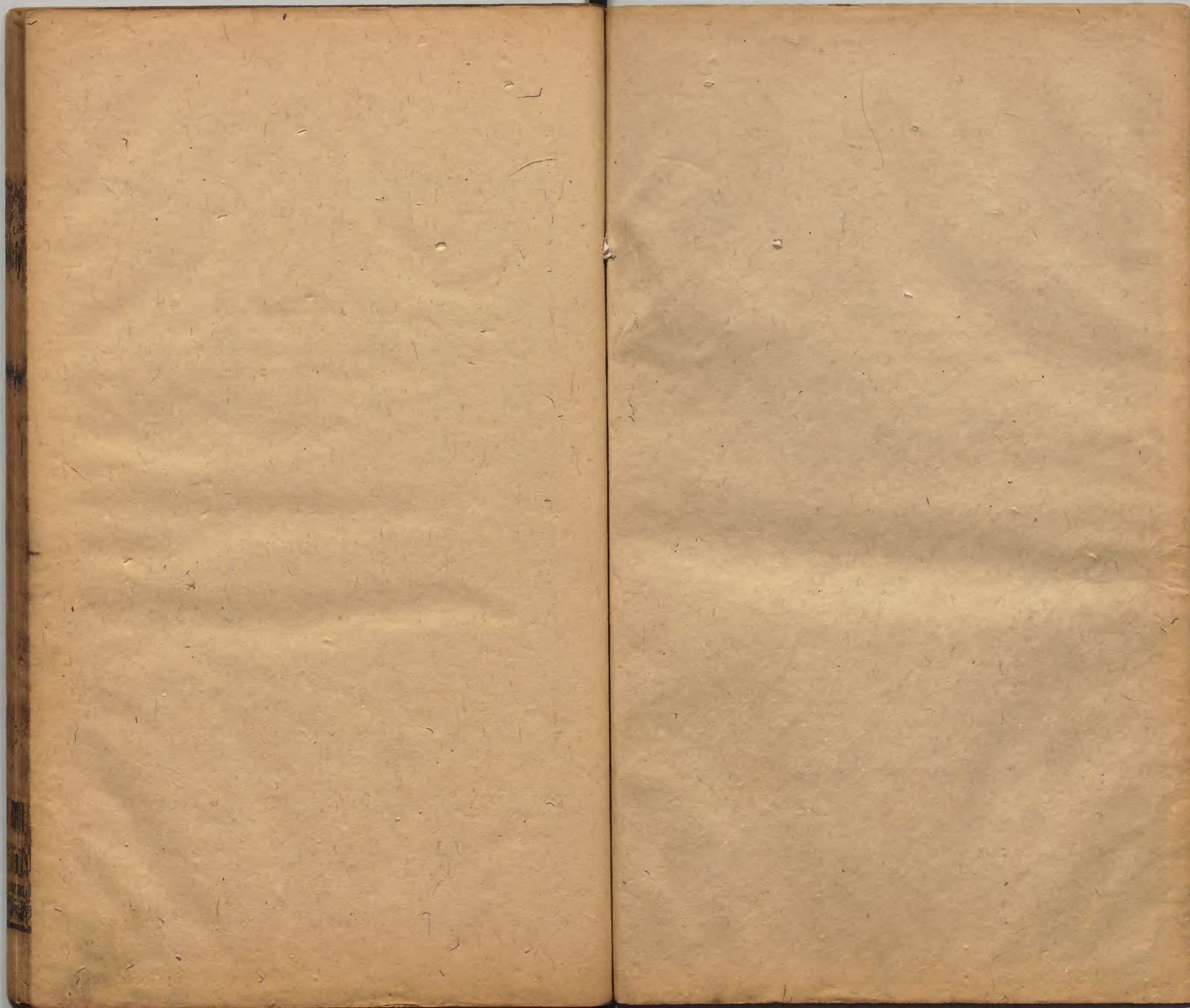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四三九	類
一〇八函	號
二架	冊
一四二冊	冊

內閣文庫	
九四三九	漢書
一〇八函	號
二架	冊
一四二冊	冊

理學全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9)
函號	299 47





濂洛關閩書序

淺草文庫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為君為相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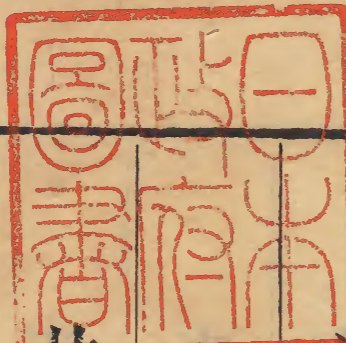
曾思孟周程張朱之為師為儒一也

一者何曰道也堯之授舜止於允執

其中者道惟一中也舜之授禹推之

曰惟危惟微惟精惟一者聖凡之相

去善惡之分途直判其幾以相示亦



道之不容有二也自是道行於上爲
三代之盛治道行於下爲鄒魯之真
傳猗歟盛哉然而孔孟沒微言絕自
秦以迄漢唐茫茫墜緒綿延如綫蓋
亦盈虛消息之理固然歟宋興而周
子崛起南服二程子倡道伊洛之間
張子篤志力行關中學者與洛人並

迨至朱子講學閩中集諸儒之成而
其傳益廣於是世之言學者未有不
溯統於濂洛關閩而以爲鄒魯之道
在是卽唐虞三代之道在是也夫四
氏出而聖道日新六經四書闡發無
遺蘊有志者不學則已學則必由先
儒之說以求先聖之指歸宜無不得

總序
當者大非若秦漢時之榛蕪蔽塞罔
所適從矣顧學者非不日誦先聖先
儒之書乃欲求一言一行之幾於道
而不可得抑獨何歟程子之言曰天
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佛老
之虛無朱子又曰聖人教人非使人
綴緝語言造作文辭爲科名爵祿之

計今之人不蹈此弊者蓋鮮焉夫刑
名功利訓詁詞章之習固非學者所
宜務而執主靜良知之說者希心頓
悟終不能不折而入於禪先儒之垂
戒尤章章也先儒書具在學者心驗
而身體之於周子可以會一理之通
而振俗學之卑陋於張子可以窮萬

物之故而識體性所自來於程子朱
子可以得主敬窮理下學上達之功
而不爲詖淫邪遁所淆惑故凡先聖
之蘊表章光大於先儒者至爲明曉
而詳盡吾人生聖道日新之後得開
聾瞶之耳目拓膠擾之心思其幸也
大矣乃或拘於習染養之無以全其

性克之不能盡其才而又遺棄事物
脫畧章句陽儒陰釋以亂其真徒爲
先聖先儒之罪人豈不惜哉雖然道
未嘗一日不在人心也而其顯晦絕
續之幾所賴仔肩斯道者卓然挺拔
不囿時趨毋狹小以徼近名毋過高
以希速化堅自信而實用其功周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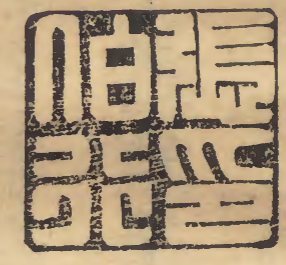
張朱耳提面命如在几席夫然後得
鄒魯之所以傳心者上溯乎唐虞三
代道蓋無不一也已我

皇上崇儒重道又命儒臣纂修各書以垂
教萬世洵所謂治臻堯舜學並孔孟
者至鄉會命題尤重性理使四氏之
書直與孔曾思孟同不朽焉茲叨撫

九閩承流宣化實有未逮惟是先儒
遺書服膺已久爰出平日所詮解者
令書院諸生互相參酌仍付柳生璿
陳生紹濂彙訂雖妄意編輯之無當
亦以俟知道君子畧僭踰之罪進而
教之也因書以爲序

康熙四十八年十月望後儀封張伯

行敬書於三山之正誼堂



濂溪周子生於孔孟千五百年之後作圖說
 通書直指無極太極以明道體而天人之奧
 性命之微淵然咸貫使前聖授受源流迄今
 不墜何其盛也予不敏二十年來手編心維
 弗輟寒暑嘗遠溯大學一書述經作傳發明
 聖蘊尚矣周子明太極圖說因作易通四十
 篇互相表裏將無同且大學自格致誠正脩
 以至於齊治均平備內聖外王之道此書大
 指自一理二氣五行推之誠幾慎動禮樂政

教未子謂其所論亦不出脩己治人之事蓋
 道之在先聖先賢與先儒一脈相承同條共
 貫也今以圖說一章為經而通書則錄其明
 白簡易可法可誦者二十四章為傳倣大學
 編次纂集諸說謬為疏解固知淺陋無當惟
 是竭一得之愚務使開卷豁然讀者易曉耳
 若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學者果能玩索於
 此而有得焉自可融會全書予敢輕為節刪
 以取僭妄之咎也哉儀封張伯行書

周子

張伯行集解

周濂溪名惇願字茂叔家世道州營道
 縣濂溪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而襟懷
 剛決為雅有高趣尤愛佳山水遊廬山濯
 纓其溪而樂之遂築書堂於其上號曰
 濂溪著太極圖說通書數十篇朱子註
 解明備精當但大註意義似簡而小註
 頭緒頗繁今合大小註融會其旨復參
 以諸儒之說順文直解庶
 俾讀是書者易為領畧云

太極圖說 此周子默契道體之本原既
 人從事聖賢之學而聖賢之所以為聖
 賢者不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已雖
 後出晚進於性命之原未容躡等驟語
 然苟不知其梗概則趨向不正而惑於

於是乎具矣蓋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
 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
 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其生數五者
 陽之變也其成數五者陰之合也水火木金
 土者陰陽生五行之序也然五行質具於地
 而氣行於天五氣順時而布則木旺於春而
 生火旺於夏而水生土旺於長夏而生金
 金旺於秋而生水旺於冬而又生木四時
 於是乎行焉木火土金水者又五行自相生
 之序也以陰陽生五行而言則水木居一三
 而屬陽火金居二四而屬陰以五行自相生
 而言則木火旺春夏而屬陽金水旺秋冬而
 屬陰經緯錯綜不可勝紀然五行一陰陽也
 無適而非陰陽之所為也
 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
 各一其性

此總結上文三節之意因其形而下者以推原其形而上者所謂萬

殊而一本也由太極而生陰陽由陰陽而生
 五行推本言之則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
 不能外乎陰陽是五行一陰陽也陰陽異位
 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是陰陽一太
 極也至於所以為太極者無聲臭之可言無
 形象之可見是太極本無極也太極分陰陽
 而生五行可見是五行之生也又各得乎太極
 理以成性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
 之從革土之稼穡是五行之生質雖有不同然
 太極之理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焉故曰各
 一其性五行各一其性即為仁義無極之真
 禮智信之理而五者各專其一焉
 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
 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此一節是從其形而上者以究極其形而下
 者所謂一本而萬殊也真以理言精以氣言

無極之真即太極也言有真實無妄之理乘
 乎二氣五行精粹不雜之氣妙於自然融合
 無間而各以其類凝聚而成人物之形焉其
 陽而動者得乎乾道而成男其陰而靜者得
 乎坤道而成女此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
 也既有男女而陽之氣感乎陰陰之氣感乎
 陽二氣自相交感因以化生萬物此氣化之
 後以形化而生者也既以形化萬物各有陰
 陽又自生生不已而變無為有化有為無如
 環無端不可紀數蓋天命流行而不息萬物
 形化而無窮也此天下所以無性外之物而
 太極之所以無乎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
 全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
 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上天五節言
 天道之本
 然欲人觀太極於造化後五節言人道之當
 然欲人體太極於吾心此一節句句與上五

節相對照夫人與物皆以無極二五妙合凝
 聚而生者也然物得其駿而其心至蠢惟人
 也得其秀而其心至靈蓋渾然一太極之本
 體矣由是形生於陰而五官百骸既有其質
 神發於陽而耳聰目明又有其知蓋截然一
 陰陽之對待矣形生神發以後而五行之各
 備於一心無所虧欠蓋森然一五行之各具
 矣大抵人生而靜本太極陰陽五行而來初
 非有所謂惡也及感物而動其發於天理之
 公而為善者或流於血氣之私而為惡焉善
 者陽之類也惡者陰之類也善惡以類而分
 而五性之殊涉於事為不可紀數萬事從此
 而出蓋雜然一萬物之變化矣然所謂惡者
 非無極二五之本來也其失在於動而不知
 止耳是所賴於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本註
 聖人
 聖人之有教矣而主靜本註無
 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
 之道仁義中而主靜本註無
 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
 正而已矣

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

鬼神合其吉凶此一節言聖人能全大極之本體使天下之人皆歸於有

善無惡而與天地同其功用也夫衆人同稟陰陽五行之秀以生而不能有善無惡者以

其欲動情勝利害相攻無以定之故人極不

立而與萬物無異也惟聖人氣質清明又得

其秀中之秀者故以修道之教定之其行之

也為無過不及之中其處之也為是非不爽

之正其發之也為惻怛慈愛之仁其裁之也

為斷制果決之義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太

極之道而無所虧焉蓋由其心湛然無欲雖

日涉乎憧憧擾擾之境而常主乎靜自以定

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其所以自定

與定天下之人者莫非天理自然之則而人

極於是乎立焉聖人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

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夫上覆下載

德莫大於天地也而聖人之覆物載物與天

地合其德焉光輝照臨莫並於日月也而

聖人之照臨四方與日月合其明焉春夏秋

冬四時有其序也而聖人之措施咸宜與四

時合其序焉福善禍淫鬼神司其吉凶也而

聖人之彰善癉惡與鬼神合其吉凶焉此聖

人太極之全體與天地渾合而無間故四者

無不合也學者欲學聖人可不於此而用其

力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一節示人以

學聖之方而教

艱難險阻在在取困而凶夫修之悖之亦在
乎敬肆之間而已而君子小人即於此分焉
出乎此則入乎彼其幾甚微而所關為至鉅
學者可不以君子為法而以小人為戒乎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

死生之說此一節言天地人之理與夫始之

極也大易繫辭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剛柔成質地道所以立也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柔成質地道所以立也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柔成質地道所以立也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柔成質地道所以立也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柔成質地道所以立也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柔成質地道所以立也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柔成質地道所以立也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柔成質地道所以立也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柔成質地道所以立也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柔成質地道所以立也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柔成質地道所以立也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柔成質地道所以立也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柔成質地道所以立也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柔成質地道所以立也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柔成質地道所以立也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柔成質地道所以立也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柔成質地道所以立也立地之道曰柔與

子此圖皆是發明易理易之為書時更千年
人經四聖實為理學之祖周子從此悟入故
源頭極正見地極高建圖立說直指道體使
可謂續先聖之傳開來學之統大有功於世
道人心矣學者誠能實用其力窮天理之根
源究人物之終始必先從主敬其欲始寡之
又寡以至於無則太極之全體大用始在吾
前一心庶不負先賢承

通書

朱子曰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
也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
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
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
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
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
諸儒所及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
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此書舊

本四十四章高簡淵濶非後學所能驟窺
今擇其明白簡易啣緊為人者重加編
次纂集疏解共二十四章非致妄為
節刪也取其便於學者之誦習云爾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

利貞之四德而元亨

利貞總是一真實无妄之理故周子於通書
首章特揭出誠字以示人也曰天地間徹上
徹下無非實理之所為誠即理之至實而無
妄者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過克全此理
毫無虧欠而此之外無餘事大哉乾元萬物資
始誠之源也資取也夫誠一也而兼貫乎動
無窮而萬物之生莫不取之以為始也是皆
從實理流出以賦與于人如水之有源也故
曰誠之源此就陰陽流行處乾道變化各正
言誠之用也乃明元亨之意

性命誠斯立焉誠之流行於天地間不能散
其靜也乾道由變而化萬物皆受天所賦之
命而為己所得之性各正而不相侵亂是誠
立其體於一物之中而為之主矣然為人
是此誠為物也此誠人物得之實理始有
著落故曰誠斯立焉此就陰陽對純粹至善
待處言誠之體也乃明利貞之意純粹至善
者也此是總結上兩節言資始各正誠之本
無疵實理本然至善而無故曰一陰一陽之
惡也誠之體段本如是也
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言陰陽氣也
陰陽者則非氣也理也形而下者之中有形
而上者存焉此即太極之本體故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繼此者為善乃造化流行未著於
形質至純至粹而無一毫之雜所謂善也即

太極之所以動而生陽也成此者為性才麗
於形質則為人為物便一定而不可移所謂
性也即太極之所**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以靜而生陰也
由此觀之天德之元而春亨而夏實理流通
以賦於物陽之動也於此而見太極之用焉
天德之利而秋貞而冬實理復盈物各藏其
所得陰之靜也於此而見太極之體焉此造
化之體用**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元亨利貞
動靜也
迭運變化如環無端皆易理之所為大哉易
也物所受於天者為性天所賦於物者為命
二者皆從此流出其斯為性命之源乎夫性
命之源盡括於一誠之中聖人之所以為聖
者不能外此人之所以
學聖者又豈能外此哉

右第一章

此篇言天以實理賦之於人而為性命之本源也通章只

言誠而不言聖人者蓋必能認得誠字
真切則聖人之本在是矣此周子探性
命之本原嘒緊示人
之意學者宜致思焉

周子曰聖誠而已矣

天道非聖人繼之誠者天之

道也聖人之所以為聖與天合德者不過全
此真實無妄之理而已上章誠者聖人之本
指實理而言也此曰聖誠而已誠五常之本
矣指人之全此實理而言也

百行之源也

誠之所包至大仁義禮智信由
此而全孝弟忠信之屬由此而

立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人能全此實理如
本固而枝自茂源深而流自長則五常毫無
所虧百行各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此然

極其至矣誠也當寂然至靜之時實理未形而不可見
故曰無動而感通之際實理流行而不可掩

故曰有以誠之未發而謂之靜無其體本至
正而不偏以誠之已發而謂之動有其用則
光明而通達此聖人之道所以為可貴也五
然則學聖人者可不以存誠為先務乎五
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常人而不誠則五

為亦如無有所謂不誠無物也如仁而非誠
非仁也孝而非誠非孝也不誠則其靜不正
而邪其動不明而暗不達而塞紛紜故誠則
艱阻甚矣此心之所以不可不誠也

無事矣

故聖人惟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
自得此生知也不待勉而自中此安行也所

謂從容中道于五常無不盡百行無不修尚
復何所事哉又何至易而行難聖人之自然
待於安非造作乎

此下此則不能無求誠之功矣實理自然如
心之所共有本至易也而為私欲所奪則行

至難矣。果而確無難焉。若思誠者知其難而果矣。不移以守其理則人偽不能。故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若此者吾于孔子之告回。此克天理由此復天下即由此歸效之至速。而至此大如此亦可以見果確之無難矣。此求誠之準而學聖之基也。

右第二章

此篇言聖人全此實理而為五常百行之本源教人以思誠而學聖也。學者讀此章要知希聖希天惟在存誠而功夫著力處又在行之。以決而守之以堅此中庸誠之之功已百已千之道也。

周子曰誠無為

焉。人心之德焉而人品之所成者。有德焉而人品之所成者。

有聖焉有賢焉有神焉是皆不可不辨也。夫所謂誠者即吾心所具之太極天理之本然。無所作爲者也。此即天命之性未發之中也。幾善惡。幾者動之微。動之間善惡之所由分也。其循性而發者爲善。從欲而動者爲惡。所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善陽而惡陰也。周子此言蓋欲學者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心。德愛曰仁。宜曰義。之體使之有善而無惡也。德者人所得於五行。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信之性因用以別其體。溫然慈愛者曰仁。裁制得宜者曰義。各有條理者曰禮。通達無蔽者曰智。敦篤能守者曰信。有性焉安焉之謂是體則有是用而不相混也。惟氣稟清純。聖夫誠幾德人之所同有者也。惟氣稟清純。得全于天而性本全于己焉。不待勉強從。

容順適而安焉是謂大而化之之復焉執焉
 聖則至誠知幾而德無不順者也
 之謂賢其體道而復焉未能從容中道必擇善
 篤行而執焉是謂才德過人之賢發微不可
 則思誠研幾而自修其德者也
 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若夫自人而觀之但
 微妙而不可見中和位育充之周遍而不可
 窮是謂聖而不可測耳非聖與神截然為二也此
 至妙而不可測耳非聖與神截然為二也此
 皆因情以明性性也復也發微也主性而言
 安也執也充周也主情而言聖賢體是德于
 性情之間淺深之分如此周子之言簡實精
 要非知道者孰能言之

右第三章

此篇欲人立誠審幾以備夫德之全也學者讀此要知聖

神不易至而賢則可及蓋立誠之功惟
 在審幾而已幾者一念萌動之間近則
 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皆關於此人
 能致察于萌動之微用戒懼慎獨之功
 以求全乎天理之本然則仁義禮智信
 之德備于一心舉而措諸事業無難矣
 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學者
 所當實用其力而不可忽也

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

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夫所謂誠者固

有善惡之分矣然專就聖人論之則有誠焉
 有神焉有幾焉蓋人心當寂然不動之際無
 思無為其實理之本然乃未發之中也誠之
 體所以立也一有所感而遂無所不通乃虛
 靈之妙用而不測之神也誠之用所以行也
 意方動而迹未形似有而不可謂之有似無

而不可謂之無介乎有無之間者乃實理發
 見之端萬事吉凶之兆所謂幾也誠神幾學
 者當隨處用工夫其本在誠著力在幾存主
 處是誠發用處是神幾則介于二者之間在
 學者察識而擴充之耳上章誠幾德幾字兼
 善惡言聖賢庸衆皆在其中此章誠神幾幾
 字止就善言單指聖人說上誠精故明神應
 章神以人言此章神以理言

故妙幾微故幽
 誠則天理精純無一毫人欲
 不照也神則隨感而應無勉強安排之勞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故妙不可測也幾則初動
 之微而其事未著故誠神幾曰聖人此三者
 幽焉而人莫之知也誠神幾曰聖人亦人所
 同有也若夫誠之至極而知來藏往神無方
 體與天地同流幾能成務而幽微洞徹此性
 焉安焉之
 聖人也

右第四章

此篇示人以作聖之功欲人
 存養於未發之先省察於將
 發之際實致其力於動靜體
 用之間以全天理之本然也

周子曰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

曰天地至公而已矣此見聖人與天地無異

陽無所不兼五常百行無所不備不可以一
 端盡也然語其大要則惟至公而已矣蓋其
 心之所有所發莫非真實无妄之理而無一
 毫人欲之私故大公順應人已兩忘以天下
 為一家萬物為一體是以盛德大業無以復
 加也或者不察其旨曷不觀於天地乎天無
 私覆地無私載雖云以生物為心其實無心
 而成化也生長收藏盈虛消息任其自然福
 善禍淫栽培傾覆咸其自取不過一真實无
 妄之理自然屈伸感應故曰天地至公而已



矣程子曰天地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亦此章之意也

右第五章

此篇以聖人至公為主天地至公是推論一層知天地則

知聖人矣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聖也期至于是而不敢

自畫也人之立志取法貴高聖人至矣猶必奉若天道因時順理而希乎天賢者才德已出乎眾猶必敬畏聖言遵循至教而希乎聖若士則雖未能遠期于聖亦必以古人為法而希乎賢焉此見學者固當自用其功而伊又當取法乎先哲不可以苟安而自畫也伊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之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

三月不違仁

此以下皆言希賢之事夫希天

何所取法乎古之人有伊顏淵者大賢也為深恥其志有如此此新民之大業用行之大賢也顏淵窮居獨善克復功深故能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其學有如此此明德之要功舍藏之大賢也出處不同其道則一皆大賢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由是觀之伊尹之所志純是大道為公何嘗有邀求富貴之念是志於道德而非志於功利也為士者誠能志伊尹之所志則以天下為己任不繫一毫利祿之私凡平居所懷念者無非致君澤民之業自不以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矣顏子之所學全是天理流行何嘗有一毫私欲之累是學在心性而非學在詞章也為士者誠能學顏子之心性而學則以博約竭吾



才而尋天然自有之樂凡終身所致力者無
 非切實為己之功自不以淺嘗浮慕誇多鬪
 靡為事矣希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
 賢之功如此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
 於令名為士者循此志此學而實致其功焉
 伊尹純熟過於顏子則為聖其次仰而企之
 新民及於伊尹明德及於顏子則為賢即或
 為才力所限不能及此兩賢而有為善之實
 亦不失於令名三者各隨其所用之淺深以
 為所至之近遠焉夫聖固難幾而賢則可勉
 至於不失令名不過僅得其中已非士之上
 者若志卑而學陋則有愈趨愈下者矣然則
 士苟有志為學奈何不以聖賢自期乎

右第六章

此篇專為士希賢而言也人
 為萬物之靈而士又人之秀
 故必能希賢而後可稱為士因舉大賢
 之成己成物者以為之準的也但於伊

尹則曰志於顏子則曰學志是將來期
 許學是現在加功道德存於己功業待
 乎遇此志與學微有先後輕重之分耳
 然伊尹樂堯舜之道而非義非道之必
 嚴則其學即顏子之學顏子問為邦損
 益四代之禮樂則其志即伊尹之志所
 謂易地則皆然也學者誠能志此志而
 學此學則成己成物出處咸宜豈曰大
 賢之事不可幾及哉抑嘗聞之志伊尹
 之所志當自一介始學顏子之所學當
 自四勿始此言尤得其要希
 賢之士宜即此實下手也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

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自古聖人道全德備至
 誠至公者多矣而羣聖

之中其道之高也超冠古今無所不覆德之
 厚也包涵萬善無所不載其教化之無窮也

周子
循循有序各因其材而天下後世讀其書師
其道咸被其澤焉是其道德與天地之高
博厚者相參教化與四時之悠久成物者
同其惟孔子一人乎所以謂賢於堯舜自
民以來未有盛於此者也此章與中庸贊
子者相似而以天地屬陰陽四時屬五行
孔子則大極之全體也

右第七章 此篇贊孔子所以立萬世之人極也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
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
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
乎聖人至誠無息與天合德然未嘗不可學也故或問聖人可學而至乎曰可學聖有

要乎曰有請聞學聖之要曰此心純一不雜
即其要也凡人之心只為有欲所以時刻紛
飛至於千條萬緒而莫能禁止無欲則心中
純然是個天理更無一點私意豈不是一故
曰一者無欲也此心湛然外物皆不能入故
未萌靜也此心湛然外物皆不能入故慮及
其念慮既不起動也順理而發外物自不能
故直人惟不能蔽而不能靜虛則暗且塞纔
則心無障蔽而於事物之理且塞纔虛便明
矣人惟不能動直故私且狹纔直便公公則
心無偏陂而於遠邇之間無不周徧而溥矣
人能明通公溥其庶幾於聖人矣乎然聖人
自然無欲學者必由寡欲以至於無寡欲之
方莫要於主一之敬也其必戒慎不睹恐懼
不聞然後能靜虛慎獨審幾然後能動直未
有不實然後能用其存養省察之功而可以
人者也此章之旨最為切要學者能深玩而
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
周子

十五 王宜堂

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
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右第八章

此篇言聖人可學而能而學
聖之要惟在一其心也一者

無欲此句上接精一克一之緒而下啓
主一無適之傳其言約而該其功切而
近示人入聖之門莫要於此
學者宜實體之而不可離也

周子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睿通也欲學
聖人必由於

思可見思之為功甚大也箕子之陳洪範有
曰思曰睿睿作聖言思以睿為主而可以作

聖甚矣夫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
思之貴也

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

此節言聖人
之事節言聖人至

誠無妄寂然無思者其本體也思而即通者
其應用也若夫事幾之微方動於彼而吾心

之誠即動於此不待思慮自能洞其幽微而
神無不通乃聖人之能事也要之聖人之無

思非塊然如木石也虛靈之體一有所感便
若決江河沛然莫禦不似常人之有所待於研

窮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
也

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此以下言
學聖之事

凡人之心不思則至顯之事尚不能解必不
能睿而通微不睿則有所不通亦或有所不通

必不能聖而無不通是則無不通之聖由於
通微之睿通微之睿由於思思之可以作聖

斷斷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
為用

如是其大故思之至則知性知天而無不通
是思固聖功之本也其次亦能審事理識時
勢而通乎微使不陷於凶
易曰君子見幾而
咎是趨吉避凶之機也

作不俟終日不俟終日言其見之易也此又
日知幾其神乎神者聖人之稱此足以証睿
其思哉

右第九章

此篇言思為聖功之本以見
君子貴於思也孔子曰君子
有九思孟子曰思誠者人之道也世之
學者不能如聖人之無思而無不通苟
泛泛焉不用其思則吉凶之機尚不
能決趨避而又何以為作聖之功哉
周子曰動而正曰道動以行言道者事物當
道體本至正也人之動作云用而和曰德雖
為皆得其正則可謂之道矣用而和曰德雖
正其始或不能無勉強也見諸用而和順從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無他仁義

禮智信五常之德見諸行事而已
此五者則其動也皆不正而邪矣

也甚焉害也

邪動則不正不正則不和和人將

害必及其身

故君子慎動

君子必致慎於動

可不畏乎
悉合於仁義禮智信之正道非但可以遠害
與辱將德備於身而用無不和矣學者所當

自勉也

右第十章

此篇言動以正則和邪則不

抵人之一身動靜兩端不容偏廢然天
下邪辱之端不生於靜而生於動故周
子於聖人言主靜於君子言慎動人能
於動處隨事省察使有正而無邪則道

德實有諸身而聖賢可學而至矣

周子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欲學聖人必先

知其道之所在而致力焉聖人之道無他不過惻怛慈愛之仁裁制適宜之義無過不及得禮之中是非明確得智之正而已矣守之

此道之甚切於人而不可不用力者也行之利

人能於此四者守之於心而不失是天之尊爵也何貴如之行之利

於事而無違是天下廓之配天地又能廓而大之充滿

其性之全體則在我之仁義中正與天地之元亨利貞足以相配而無間矣豈不

易簡豈為難知是道也與生俱來無煩強設然豈為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特人不守不行不廓所以不能至於

聖耳此自暴自棄之過非吾之性道與聖人殊也

右第十一章

此篇言聖人之道至易至者宜盡其守之行之廓之功而不可自暴自棄以自外於道也

周子曰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

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

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下有至貴

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

小焉爾至愛之間依朱子添富可二字。人

子不求富貴而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者獨何心哉蓋天地間原有天爵在我之至貴萬物

皆備之至富是則秉彝好德可愛也為仁由己可求也異乎彼之富貴者特人不能自見之耳誠見其至富至貴之大則彼見其大則之富貴皆其小者而何弗忘焉

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

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見其大則此心純乎天理不逐於人欲而常泰然自安矣心泰則充裕寬廣而快然無不足矣無不足則富貴於我如浮雲貧賤而安之若素其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消化其富貴貧賤之見而榮枯曾無異視矣此所以不改其樂也故顏子之賢亞於聖人而為孔子所深許與學者欲求如顏子之樂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訓使此心此身皆與理為一從容涵泳於天性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為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為富矣

右第十二章

此篇言顏子窮居自有其樂富貴貧賤不足以動其

心也凡人所以自外於道者以其慕富貴而厭貧賤不知在我自有其可樂者在也周子教程子每令尋顏子所樂何事此固未易以言語解會但人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去其私則樂矣故程子云人能無私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而朱子以為顏子私欲既去天理流行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無非天理胸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也學者雖未易到顏子地位但體味周子此章之旨而參之以程朱之緒言庶幾於顏子所樂處亦可

周子曰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

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

爾常人之心為外物所移但知有在世之富

服冕富不過藏蓄金玉得之則驕侈不得則

憂戚其所重在外也若夫君子則不然以出

於天性之道充積於躬為至貴以具四端五

事之身安保其全為至富是故道高德厚心

廣體胖不論境遇何如而常泰然無不足於

中視軒冕如錙銖之輕視金玉如塵土之賤

蓋得其至重者於己則外物自在所輕而於

我無加焉耳夫人人有富貴於己者奈何反

自棄之而徒慕乎外哉學者能內

重而外輕則無所處而不自足矣

右第十三章

此篇與孟子既醉以酒章

同意蓋以天爵為重則人

爵自輕也周子言道德富貴者不一而

足蓋見世人為物欲所搖動此心奔馳

哉

貴也

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

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

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曰

休小人曰憂

此言名實之辨即君子小人之

則有是名然實在我者也名在外者也世之

人多務名而不務實抑知實勝則道積厥躬

乃為善也名勝則聲聞過情最可恥也故君

子為己之心惟務忠信以進其德立誠以修

其業孳孳勤勉自強不息欲使實勝於名人
可知也人不知亦可也夫實勝而德業之著
其實則惟恐恐焉畏人之知而闇然白修所
以遠名勝之恥也若小人虛譽雖隆實德則
病即日從事於德業亦僞而已以其修而
無名勝之恥故日休作德而心逸也以其名
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日憂作僞而心勞也蓋
君子小人之分往往如此然究而論之務實
而避名者名亦隨之狗名而失實者名終去
之此古之聖賢盛譽播於當時休光垂於後
世而欺世盜名之行不旋踵而人且議其後
也學者其亦可以自反矣

右第十四章

此篇言君子當使實勝名
不可使名勝於實也中庸
明下學立心為己引衣錦尚絅之詩以
為惡文之著意蓋如此其闇然而日章

者即實勝之君子也其的然而日亡者
乃名勝之小人也孔子曰不患莫己知
求為可知也有志於進德修
業者亦求其在我者而已矣

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
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

也噫務實莫先於改過過不改而能進德修
修人告以有過則喜其得聞而改之故夫子
許其升堂孟子稱之並於舜禹令名至今無
窮焉夫過之害德猶疾之害身也亦有過而得
人規之則可改猶疾而得醫藥之則可瘳也
今人有過必文不喜人規寧喪其德如諱疾
忌醫寧滅其身而終不悟也豈不大可哀哉
此古今人之所以不相及也夫喜聞過則必
能改過能改過則自可無過學者誠當以仲

周子

三

王宜堂

由為法而不可
長惡而遂非也

右第十五章

此篇引仲由以為訓欲人
之勇於改過也夫喜聞過

則垂令名而諱過必至於滅身其言
最為痛切學者所當急為猛省焉

有善不及
此設為問答之詞也問人或曰不
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及則學焉
答言不能及人之善問曰有不善
則當學以求及而已

又問見人有不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
善則何以處之

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恐其
不自知此事之為不

善也當指其事而告之以不善又恐其不知
不善之可改而為善也且勸之曰庶幾其改

此不善乎改則進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
於善而為君子矣

而勸其二

此以善惡之雜者而言如一人之
身有善者一不善者二則學其一

善而勸其
有語曰斯人之不善非大惡也則
二不善焉

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

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

能改
有心背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又
言人或有不善非吾所親見而但聞人語

之曰斯人有是之不善亦非大惡也則告之
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改之為貴耳焉知其

不能改乎改則去惡從善而為君子矣若怙
終不改流為有心之惡惡者必獲罪於天而

為天之所惡彼豈不畏天之惡而降之罰耶
烏知其不能改也此則勸之之詞欲不善之

人聞言而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自悟也

君子之於人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於己惡無不勸故不輕棄人於惡而無所不用其愛敬焉蓋其視天下無一非可與爲善之人如此所以善者益勉於爲善而不善者亦共歸於無過也

右第十六章

此篇言人之善當學而不善當勸也常人之善當學而不善則棄絕之君子不然徒爲虛慕見不善亦未嘗輕棄所以孟子見善樂從見不善亦未嘗輕棄所以孟子謂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也

或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或問曰天下之人不齊何以使之皆善乎曰欲天下皆善惟有師道足以當之或又問曰師爲天下善何謂也曰師

道至大能使天下之人去惡從善以歸於中也天命之性固無不善矣至於氣質之性雜然不齊大概不出四種得陽氣多者有剛善有剛惡得陰氣多者有柔善有柔惡此四種性惡者固惡即善者亦非盡善皆非中也必也去其剛惡柔惡而於剛善柔善擇其中而處焉是所貴乎

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或未達剛

柔善惡中之義故析而言之秉剛之性其善者爲義無依違也爲直無私曲也爲斷能斷制也爲嚴毅能正而健也爲幹固能挺而堅也凡此皆剛之善也其惡者爲猛多殘暴也爲隘多迫狹也爲強梁多逆理不遜也凡此皆剛之惡也稟柔之性其善者爲慈多和藹

也為順無乖忤也為巽婉而善入也凡此皆
柔之善也其惡者為懦弱志屈力沮也為無
斷慮多智少也為邪佞行僻
言詭也凡此皆柔之惡也
惟中也者和也

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夫惡者固非正

而善者亦未必皆合乎中惟中也者得性之
正喜怒哀樂之發無過不及為能和也中節
也天下所共由之達道也是聖人之能事也
蓋聖人不囿於氣稟故能全本性之真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已

矣惟聖人自合於中故以在我之中立修道
之教使人變化氣質自易其剛柔之惡而
歸於善俾其有嚴毅慈順之德無強梁懦弱
之病而又非僅能易其惡也務使自至於善
之中凡嚴毅慈順剛柔相濟無
復有過不及之偏焉而止矣
故先覺覺後

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是故師者所以

人之不中也惟以聖人之先覺覺庸眾之後
覺以後覺之闇昧求於先覺之明達而師道

於是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

立矣
天下治矣
師道立則天下皆易其惡至於中

而善人多善人多則邇臣忠直而
朝廷正庶官得人而天下治此所以

為天下善也師道之所係顧不大哉

右第十七章
此篇以氣稟言蓋理寓於
惡之不齊惟聖人修道之所稟有剛柔善

其氣質而使之悉合於中以見師道所
係之大也

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

飾也况虛車乎

言之有條理而成章者謂之文道者曰用事物當行之理

也庸用也古人立言著於一時傳於後世文似不可少也然非務為華藻以美觀聽而已

蓋所以載夫日用事物當行之道也夫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也故為文者必善其

辭說猶為車者必飾其輪轆皆欲人之愛而用之也夫飾其轆輪而人或不用猶為徒飾

而無益也况不載物之虛車而飾之奚為乎知虛車之無用則知不載道之文亦無用矣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

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猶車載物而輪轆飾也夫文以載

道何也蓋文辭者藝之見於外者也道德者實之蘊於中者也篤其道德之實而善其文

辭之美則人見而愛焉愛則人慕而傳焉世不美則人見而愛焉愛則人慕而傳焉

有賢者得因其文辭而學以至於道德是因文可以立教也孔子嘗曰言之無文行之不

遠若愛而可傳則行之已遠矣此文載道而適於用者也然不賢者雖父

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此猶

飾而人不用也夫載道之文亦惟賢者學而從之耳不賢之人雖臨之以父兄勉之以師

保俾學其文辭以求乎道德而彼不學也即至於督責以強之而終不從也此文之載道

而人弗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用者也

焉而已噫弊也久矣此猶不載物之虛車而

文若聖經賢傳可愛可傳人苟弗用猶不足貴况乎不知務道德而第欲工於文辭以自

用者也

此猶不載物之虛車而

文若聖經賢傳可愛可傳人苟弗用猶不足貴况乎不知務道德而第欲工於文辭以自

用者也

周子
正誼堂
矜其能則亦末藝焉而已此則文不載道而徒美其辭者也其又將奚用乎噫好華而鮮實此弊之相沿久矣學者當思所以去其弊以進於道德之歸而毋徒求工於文藝為也

右第十八章

此篇言人之為文辭者不當徒尚乎浮華而無益於實貴原本於道德以有濟於用也

周子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

聖人之道全體大用

無所不備苟得聞之於父兄師保而入乎耳即當默識而存乎心不可輕出之於口也

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

陋矣

故蘊而蓄之於身則為純粹之德行體之立也舉而行之於天下則為遠大之事業用之也此學之實功也彼不知德業之實而專尚無用之文辭者其器識之卑陋

甚矣是知學者當以進德修業為急而不必汲汲於立言也

右第十九章

此與上篇同意欲人知德行之為本而文藝之為末學者當專心用力於德行而不可溺於文辭之陋也

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

為學在己未嘗不資於人也蓋天地間爵位外物不足為重而至尊者惟道至貴者惟德而已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

身而已矣

夫此道也德也皆屬於人者也人為萬物之靈其性獨善至難得也

然人生有欲易蔽於私故人而至難得者在乎私去理全道德實有於身而已矣蓋道德本自尊貴而人之身則以求人至難得者有實有道德而始尊貴也

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夫道德之至難得如此其不可不

知所以求之乎願求人所以至難得者而實有之於身則必資師友之益焉苟非明師以教誨之良友以切磋之吾恐觀法無人孤陋寡助而欲道德之我有不可得也已夫身非道德不尊貴而道德非師友不可得然則師友之誼顧不重乎哉

右第二十章

此篇言道德之尊貴人必親師取友然後可得於身也

周子曰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道義者至貴至尊者

也人之身能有道義則貴而且尊而凡人之身能尊貴皆不足以並之矣
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若道

義之不可不有也然果何以有之蓋人始生而蒙昧尚不知有道義也及乎稍長則正當講明乎道義矣若無明師以教誨之良友以切磋之則亦終於愚昧而已是道義非能自成而後有之者也
由師友而得貴且尊其

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節首依朱子補由師友三字

○夫人有道義則身貴且尊今由師友而有道義則由師友而得貴且尊也是以其義之重師比君父友視弟兄其聚之樂理義悅心同方合志也試觀杏壇設教七十子悅服追隨而聞聞侃侃敬業樂羣相觀而化千百世後猶使人神遊其際而興起焉豈非師友之至重至樂者哉

右第二十一章

此篇言道義由師友有之無師友則無以得

貴且尊此師友之義重而聚樂也蓋承上章而申言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周子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

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天以春夏之陽生萬物而使之發榮滋長以秋

冬之陰成萬物而使之收斂充實生故聖人

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聖人在上法天為治以惻

怛慈愛之仁育萬物使無不遂其生以嚴肅

法天之陽義所以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

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

神合而言之在天陰陽之道行而萬物以生以成順序而不忒聖人仁義之德修而萬

民以育以正化成而不勞萬物之順順之大者萬民之化化之大者不見其順化之迹亦莫知其順化之所以然神妙不測天下之衆

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夫萬民之化由

於聖德之修如此此可知天下萬民雖極衆多而為治之本操于一人之道在仁是道固至邇也夫豈必遠求哉一心之術在仁義是術固至約也夫豈必多求哉以仁義存心此聖人之所以與天地合其德也歟

右第二十二章

此篇言天以陰陽生成萬物聖人順天以仁義

育正萬民而與天為一也

周子曰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

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者純不雜之謂心為人君之心也十室之邑至小者也欲人人提其耳而教之且不能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安得人人而教之哉亦惟人君純一其心而已蓋心者治之本也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此純其心之實也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者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人得仁義禮智四者以爲心本無所雜誠能於陽動陰靜之時言思忠貌思恭視思明聽思聰五事協於五行而無違則物感不遷而心人極立是之謂純其心而治爲有本矣

純則賢才輔賢才謂仁義禮智之人可以輔臣道合而從之凡賢而有德者賢才輔則天

才而有能者咸樂爲吾輔矣

下治既有其本又得其輔將見賢者在位足以化民而成俗才者在職足以修政而

立功天下無不治矣豈待人人提耳而教之哉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夫心純則賢才樂爲之用故以純心爲要用賢則有以承流而宣化故以用賢爲急二者皆爲治之不可忽者惟在乎加之意而已

已上言賢才此專言賢則才則其中矣

右第二十三章 此篇言聖人純一其心則得賢而天下治也

周子曰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心

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

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

祇格鳥獸馴此章言樂因和而作而其制作之妙又可以致和也樂也者本

乎聖人所行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人
 莫不懽悅而心達於天地也夫天地之氣與
 宣暢之而上下既和故天地之感之而太和
 人相通而人心既和故天地之感之而太和
 溢焉萬物生於天地者無不格至頑如鳥獸
 咸若故至幽如神祇而無不格至頑如鳥獸
 而無不馴如韶樂之作神人以天地和祖考
 及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是也天地人物渾然
 在太和之中非聖王之盛德
 善政安能作樂以致此哉
 右第二十四章
 而此言樂本於政也

